



雙城記

何冀平

沈雲是夏衍伯伯(沈彥冰)的孫女，她手裏拿着一個膠袋，裏面裝的是糖水，紅豆、綠豆、芋頭，煲得軟爛，入味香甜，一邊喝，一邊聽她說，她一早出去，看《救亡日報》位於桂林太平路4號的報社舊址，發現附近有賣糖水，竟是她爺爺惦記了幾十年的老式家常味。

《救亡日報》是國共兩黨配合軍事抵抗日軍出版的報紙，社長是郭沫若，總編輯由國共雙方派出，共產黨方面總編輯是夏衍。抗戰時期的桂林曾一度是西南地區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是西南抗戰的大後方，許多文化人聚集桂林，成立劇社，辦報紙、雜誌、書店、書局。其中大小書店、出版社220多家。

舊址的光環

在桂林參加藝術節，一早有有人敲門，是沈雲。場館整體布局大氣堂皇，建築面積1,120平方米，紅牆青瓦中西結合，更像英式，是當時少有的豪華建築和劇場。

上文提到香港九華徑，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算不上美麗村莊，但是，成了文人相聚的「世外桃源」。文人湊在一起可就熱鬧了，其中最活躍的是黃永玉，他最年輕，愛說愛笑，還會編笑話，黃永玉太太梅溪是煮飯能手，就是一碗白米，也能讓她變出花樣來。後來看到不同人對那段生活的回憶，其中還有個隱情，九華徑其實是中共地下黨為流亡而來的左翼文化界人士安排的一個避難所，具體負責此項工作的就是樓適夷。那時九華徑雖在香港轄下，卻很像抗戰時期的桂林。

幾十年過去，詩人走了，畫家走了，九華徑的小徑上，人們熟悉的那些名人身影也消失得無影無蹤，小村成了外來移民的居所、鐵皮屋的集中地，每日為三餐一宿拚搏的人們，不會知道這裏曾經的故事，除了上年紀的少數人，大多數香港人也不會知道，如果把這塊有故事有人物的地方，改造成名人故居，會不會也像桂林一樣，成為讓人感念的文化旅遊之地呢？桂林太平街的糖水賣了幾十年，夏衍、郭沫若都喝過，如今來吃的是孫女，再來的會是重孫，只要舊址在，文化就會世代相傳。



此山中

鄧達智

東京數天，決定放棄傳統酒店選擇在新宿、六本木或涉谷；同伴挑選了擁有溫泉泡浴的旅館，位於日暮里火車站旁，從羽田機場前來，一程車直達，前往其他區域亦方便。

那天走上小山崗，沿途頗多寺院與「靈園」，走向小商店街「不忍通」之間，風景猶如老元朗，不少號稱百年歷史小商店，居民歲數比例明顯屬長者居多，小鎮風情瀟灑，引起自己不搭車，「腳踏實地」以雙腿邊行走邊享受沿途風景的旅遊方式。

那天從銀座乘地鐵回日暮里，人頭湧湧不在話下，難以忍受日人將暖氣提升讓乘客紛紛脫去外衣，昏沉入睡太暖又缺氧的現象，車到上野，決定放棄坐地鐵，穿過上野公園，沿東京藝術大學，走進意料以外的「谷中靈園」，古樸寧靜。時近日落，蒼茫茫茫天紅霞伴隨一直走回酒店。

這段路程引發自己從小習慣，最享受的行走樂趣，次天決定用3個小時，再次穿過「谷中靈園」、東京大學、飯田區、四谷區……最後走到青山區。沿途拍照躍躍，免費的貼地旅遊方式，樂趣並非旅遊指南指示，也非吃喝玩樂KOL的旅遊方式，而是邊行邊享受行走的歡愉，漫無目的慢活遊蕩。

並非購物狂，也非追隨排隊必食打卡人云亦云，遊日本，老早不一定東京。過去留在京都一星期，十天是旅遊常態，愛上她的沉默古風，撩起我國宋朝之於京都的「禮失而求諸野」情緒(唐朝之於奈良)。可惜疫情後日圓

行走樂趣

不斷貶值，吸引以倍計國際遊客，4月來看櫻花感受遊客潮的殺傷力，往京都的寧馨已被顛覆，行走樂趣盡失。心諒好一段時間將會停止多年的行走京都習慣。

疫情前最後一次在東京過聖誕，轉眼5年，再來只為老朋友約會。原本一併住數天京都，想起被人潮摩肩接踵，古風被污染，無謂再前往。

日圓貶值，閣下以為日人不會相應將價錢提高以作平衡？

酒店價格最離譜，老友之前難決定是否同行，在我們出發前數天才肯定加入行程後半部，無奈福岡(已經不是東京)，比割房更小的酒店房間已增加收費至港幣3至4千元，最後決定放棄，寧願北上內地消費，其實早已訂好明年2月到哈爾濱參觀冰雪節及冰雪大世界。農曆年期間先飛河內，然後取陸路進入廣西，遊覽風景名勝之後，乘高鐵回港，如此路線比較一貫遊日漸呆的旅程更新鮮、更吸引。



自小愛躍躍，閒遊散步走半天甚至一天的路，成為生活日常。作者供圖



發式生活

商台DJ余詠賢

又要面對挑戰

每年普天同慶的聖誕節，大家會大肆慶祝。今年自己就沒有跟朋友開派對，只是同弟弟一家人吃過晚飯便算了。因為下星期便要搬家，現家裏一片凌亂，在聖誕月開始的時候，也沒有興致把聖誕樹放出來，所以家裏一點聖誕氣氛也沒有，當然這是我的問題而已。

其實自己一直沒有購買房子，最大的原因當然就是沒有好好儲蓄，所以對於我要購買房子的想法，從來沒有，一直只租別人的房子居住。不過，這樣過着兩三年便要搬家一次的情況下，其實也很辛苦及疲累。

大家可能都想說，對啊，搬家要收拾雜物，還有很多準備，真的很辛苦。但這一次我搬家遇上最大的問題，就是找房子。之前雖然聽說香港現在租樓很難，不過我覺得始終有這麼多的樓宇，總有機會揀選自己合適的單位租住。

而自己頭號目標，就希望能夠住在原本的屋苑，因為弟弟一家人住在同一屋苑，這樣大家也有照應。但原來現實不是你想象的這麼容易。可能是因為這個屋苑比較搶手，在我決定搬去一個新地方之前，這屋苑其實有7座建築，但竟然一個可以放租的樓盤也沒有，所以當時我也打消了這個念頭。

話雖如此，要去到別的地方居住，找租盤原來也不容易。我委託了3個做地產的朋友幫我留意有沒有合適的租盤，結果他們異口同聲地說：「現在真的比較難找到，而且市場上面的價格非常高。」但當我知道原來居住在香港，想找一間簡單單乾乾淨淨的租盤也很難，而且租金比起我兩年前大概上升了三成左右，這個數字真的很驚人。香港的打工仔，一個月的薪金可能要用上七八成去租房子。

靜靜地告訴你，其實當我知道又要再搬屋的時候，覺得自己很可憐，同自己講為什麼以前不努力賺錢買一層可以安心居住的地方，現在好像四處流浪似的。且遇上這個年頭租金上升及找不到理想的居住地方，更加覺得生活真的有點困難。

我想講的不止是我的問題，當然生活在香港的人，也可能會有我這個遭遇及想法。不過不打算，人就是要不斷面對挑戰，有問題發生便要解決，在解決的過程中反而會是一種考驗，這是我覺得。很開心，我終於找到一個非常好的地方，駕車只要5分鐘便可回到電台工作，感恩，原來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



百家廊

袁星

家中的牆壁，裝修時因用人不慎，被老闆偷工減料，許多地方只刮了膩子未噴漆。照順喜歡畫畫，經常到處塗鴉。有的牆面，被他隨意畫出些圖案。

白牆上多出了一團團一道道亂亂的線條，着實不美。老闆裝裝修工人，裝修師傅自然滿腹怨氣。沒處撒氣，就體現在活上。裝修完，地板上多處破損。黑色指甲蓋大小的破損跟地板的淺米黃色格格不入，醒目又刺眼，就像是趴上了一隻大蒼蠅，倒不是多噁心，就是咋咋呼呼覺得不舒服。

兒子塗鴉的地方，沒噴漆處，不敢蘸水去擦，一擦就把膩子也擦掉了。噴漆吧，沒設備沒法噴，還擔心噴漆對健康不利。兒子的塗鴉，地上的破損，雖然不張嘴要吃喝，待在那裏總是礙眼。前幾天從某平台買了一支牆漆，配滾軸那種。回到家嘗試遮蓋塗鴉，效果還真不錯。因沒經驗，滴落到地板上的牆漆，當時太晚了未清理，次日下午清理時，有一些無論怎麼擦怎麼鏟都弄不掉。黑的破損像蒼蠅，白的漆點點也難看。

那天下午在家翻找東西，無意間看到兩管牆瓷，還配有工具。因為家中的多處牆角有縫隙，我以為是之前買了忘記用。下午有空閒，索性像打玻璃膠那樣，把不順眼的地方都認真填補一下。邊學習邊嘗試，那牆瓷還不錯，不光可以遮蓋牆縫和白瓷磚的破損，還被我用作

別卻步

修補地板的破損。原本的黑著蠅沒了，替換為淡白色小點點。淡白色混到淺米黃色中，已不太顯眼了。受此啟發，我又從家中一堆小工具裏，翻找到之前貼魚缸壁紙時用過的一個塑料薄片，還有一張砂紙。薄片是塑料的，不擔心刮傷地板，砂紙細膩，不會對地板造成太大傷害。二者輪番上陣，不光把漆點點擦除乾淨，還順帶把一些頑固污漬也清理完。

牆面和瓷磚的銜接處，略有凸出，易落灰塵。時間長了，就有一薄層。還是裝修時牆面刷漆不到位的原因，我曾用濕抹布擦拭過，一不小心就把灰塵抹到牆面上。膩子表面不光滑還吸水，沾染上灰塵，更顯髒了。用乾抹布擦拭，也不妥當，稍用力就容易蹭到牆面上，白牆瞬間灰黑。如何處理灰塵，也挺頭疼。問題雖然跟那個承包裝修的老闆有關，但人家就是不負責任了，光抱怨沒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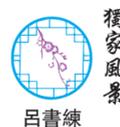
給牆縫刮瓷前，為了便於清理，我用上了乾毛刷，效果滿意。突然想到，用乾毛刷刷牆面的灰塵，或許也有效。於是試探着輕輕掃，將毛刷從側面傾斜着朝灰塵處一掃一挑，盡量不向牆面垂直用力。那些一度油鹽不進的灰塵，經此方法，竟很聽話地悉數脫落，裸露出其原本的白潔之色。

生活中的很多問題，可能都這樣。一開始着手處理，碰了一大堆困難。放手不管了，困難就還是困難，得不到解決，也沒辦法解決。若不放手，積極想辦法，那些困擾一時的困難可能並沒啥大不了，可能不需要費多大勁，就能迎刃而解。

星期天，穆靜又帶他兒子過來。楊智尚腦子活絡，作文卻不得法。閒聊時，他說不知道該寫啥。家庭作業是寫一處自然景觀，四年級作文不太嚴苛，350字左右即可。我提醒：「去過九間棚嗎？」那個4A級景區就在附近。他答：「去過。」接着，我給了他8個要素，讓其每個點寫一兩句話，覺得重要的地方可以寫三四句，但不能超。有了明確的落筆處，就找到了方向。小傢伙不慌不忙，自信滿滿。

寫山、路、水，有幾個比喻句他想得挺大膽也挺新穎、細緻。他寫九間棚的山時，獨創性地把它們說成「像一排牙齒」；寫路，不說彎彎曲曲，不說盤旋而上，不說雜亂如麻，而是「像一鍋麵條」；他寫九間棚的水，用了遠望和近觀兩個視角。遠看，把那一個個水池說成「大山的淚滴」；近觀，又把那些水池比作「躺下的睡懶覺的鏡子」。當然，是我提醒他寫寫像什麼的，至於牙齒、麵條、淚滴、躺下的睡懶覺的這些詞，是他自己想出來的。原本是要引導他寫「像眼睛」「像鏡面」的，他有他的想法，得隨他。

難與易，非絕對。遇到問題，別望而卻步，設法去解決才是最正確的「面對」。往往只要思路和方法一變，看似困難一大堆，實則都是些小泡泡。吹彈可破，輕鬆拿捏。



獨家風景

呂書練

澳門這座「小城」

看張藝謀為美高梅劇場院打造的駐場演出《澳門2049》時，我就想，這麼巧妙的安排和出色的展演為什麼只在澳門出現，而不是在更國際化、人口更多的香港？也許是身兼美高梅中國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及執行董事何超瓊的面子夠大。

同樣是回歸祖國25周年紀念活動，身為港人的我居然為澳門人高興，因為這陣子，其實不止這陣子，我去澳門出席的文化活動不少，並常順便到處遊覽、參觀，觀察其社會民風和經濟發展，能感覺到這座鄰居小城的真實變化。

根據維基2023年中有關數據，香港的土地面積是澳門的約34倍，但人口密度卻比澳門少逾兩倍，澳門人口密度已超過歐洲小國摩納哥而登上世界首位，這還不計遊客人口，反映澳門的土地使用率遠大於同是特別行政區的香港，但在澳門街頭遊逛，卻不太覺得擁擠，予人悠閒之感。

澳門由澳門半島、氹仔、路氹及路環4個區域組成。氹仔和路環原本為兩座離島，但隨着不斷填海，兩島已連接成為以博彩為主的賭城。如果說，半島以保留着古色古香的「澳門歷史城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聞名，那麼，作為新興發展區域的路氹則以回歸後落成的新項目如澳門科技大學、澳門蛋(東亞運動會

場館之一)、金光大道等為人稱道，尤其後者規模巨大，包括數十間裝潢豪華的娛樂型大酒店。

半島的古舊和傳統，與路氹的新穎和摩登形成對比，也構成這座旅遊城市的最大特色和吸引力。因為訪客到來，既可在古樸民風中感受傳統人情味，也可在新酒店內享受奢侈招待。但澳門多年來的收入來自博彩業和旅遊業，被視為發展過於單一。還好，這些超級酒店附設展演場所，不時舉辦大型展覽、各式舞台表演和演唱會等，我就曾經在威尼斯人劇場欣賞過《冰上天鵝湖》表演，參觀過「鐵達尼號首航(沉沒)百年展」等，最近看的《澳門2049》也在此地。這些活動都為小城增添了文化內涵。

去年11月，賀一誠政府公布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規劃(2024-2028年)》為澳門博彩發展訂下新目標，提出「深化發展集娛樂購物、會議展覽、創意美食、節慶盛事、文體賽事、文化遺產、健康養生等豐富元素的綜合旅遊休閒業。落實「1+4」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策略……」所謂「1+4」策略，即在「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基礎上，推動「大健康」、「現代金融」、「高新技術」、「會展商貿和文化體育」4大重點產業。如能落實，澳門將令人刮目相看。



細說星光

叢仁

《燦爛的風和海》

這個星期在看《燦爛的風和海》，劇中呈現了澳門的城市風情與特色美食，主角們穿梭大酒店、展覽館、澳門的名勝古蹟，又夾雜着格蘭披治大賽車的情景，把澳門多元化的魅力混在劇情中。男女主角漫步心形樹洞、亞婆井，把澳門休閒高雅的一面也描繪得很細緻。品嘗龍蝦、牛雜、芒果撈，導演恍如拍美食特輯，烹調着濃郁的澳門滋味。劇本也不忘展現當代都市青年在澳門的生活百態，反映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

故事圍繞摩登繁華與古樸市井交織的澳門城市中人與人之間的奇遇，包括性格喧嘩的藝術家陳嘉慧(鍾楚曦飾，見圖)，與來自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參賽的車手韓俊豪(韓東君飾)的相遇，發展一段速度與激情交織的浪漫愛情故事。

另一個故事是孫陽和陳昊宇，自由灑脫的徐若蘭(孫陽飾)是大家眼中的斜槓青年、澳門通，但看似無憂無慮的他同樣要經歷最艱難的人生抉擇。而從小積極上進責任心滿滿的麥又歌(陳昊宇飾)因公司的緊急任務隻身前往澳門，四處碰壁的她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選擇是否正確。

國家廣播電視總局重點扶持的《燦爛的風和海》這部劇，演員的配搭除上述幾位，還有我們熟悉的演員方中信、李若彤、李治廷，不過都只是客串形式，男一韓東君，香港觀眾一定不會陌生，他主演的《無心法師》在TVB播出過，也有一定收視和口碑，已給香港觀眾留下深刻印象，反而香港演員孫陽，相信不會有太多香港觀眾認識，今年35歲的他，較有分量的演出，算是《深夜食堂》《孤注一擲》，這次應該是一次很好的表現機會。兩位女主角很合我的眼緣，鍾楚曦是廣東人，看過她演的《王牌部隊》《生活在別處的我們》《芳華》等，覺得她適合演這類當代女性及有藝術背景的專業人士。第一次留意陳昊宇是她在《如懿傳》中演舒妃很受歡迎，其後參演《一念關山》也演得好，但這次她演時裝，我覺得更適合她。

我不想像《燦爛的風和海》只是因應澳門回歸祖國25周年拍攝的劇集，但效果比硬銷的宣傳片更有效，劇集得到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文化司指導。期待香港特區能出品《破·地獄》那類商業電影外，也能有幫助推廣文體旅的製作，到全國播出。



演藝蝶影

小蝶

上星期，談起瓊瑤其中6部小說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被無線搬上熒幕。其實無線曾開拍瓊瑤的《幾度夕陽紅》，最終卻沒有完成。

瓊瑤於1964年完稿的《幾度夕陽紅》在1966年被搬上銀幕，由國聯影業出品，李翰祥策劃、楊廷璋導演，男女主角何慕天和李夢竹分別由楊群和舞蹈家江青飾演，後者更憑此片獲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獎。1986年，瓊瑤丈夫平鑫濤為台灣華視策劃製作《幾度夕陽紅》電視劇，分別由秦漢和劉雪華飾演男女主角。

網上說華視版《幾度夕陽紅》是首個被拍製的電視劇。多年前，我為一項工作做研究時，看過一些剪報，報道無線早於1973年已經開始攝製《幾度夕陽紅》，但是沒有完成拍攝工作。我翻箱倒櫃，找到剪報。雖然資料未能把前因後果詳細報道，但綜合3份剪報，也可以一窺箇中情況。

「流產」的港劇《幾度夕陽紅》

根據《新日報》在1973年4月26日的報道，無線向瓊瑤購得《幾度夕陽紅》拍攝電視劇的版權，由梁立人編劇、劉芳剛編導。拍了3集後，卻收到李翰祥的代表律師的知會函件，表示國聯擁有《幾度夕陽紅》的電視版權。無線在未肯定其製作是否合法在香港拍攝之前，唯有暫停錄影。

另一份於1973年5月5日刊登的《電視日報》剪報則表示無線是以合法手法在1972年向瓊瑤購買版權。只因李翰祥要控告瓊瑤，才被影響拍攝工作。李翰祥控告的理由是國聯當年購買《幾度夕陽紅》電影版權時，亦同時連帶電視版也一併購買。因此，他認為瓊瑤無權把《幾度夕陽紅》的電視版權賣予無線。

該份剪報同時亦報道真正令李翰祥大興訴訟的原因。文中這樣寫着：「其實，這只是表面的說法。李翰祥在控告瓊瑤之後，特地知會無線電視。他表示：『有結拜之義的宋存壽拍了瓊瑤的那套《窗外》，卻因涉及了某些私人的問題，被禁上映，為此，他曾花了一大筆的官司費用。好友這種平白的損失，他覺得不值。故此，當獲知瓊瑤也會背信合約之事，他馬上就去把握了機會』，而並非有心與無線無緣不去云。」文中亦提到瓊瑤的反應：「瓊瑤的個人意見是，她一定不會讓《窗外》上映。就算李翰祥獲得勝利，《幾度夕陽紅》也不能在無線播映，她寧願賠償無線之損失。」

由於我沒有找到其他剪報，所以，不知道瓊瑤與宋存壽就拍攝《窗外》的轉轍，或無線最後決定不繼續攝製下去的原因。這已是半個世紀前的事情，相信沒有很多人會記得此事。

不過，令我最感興趣的不是他們之間的矛盾，而是當年電視版由哪兩位演員飾演秦漢和劉雪華的角色。你猜到嗎？是梁天和歐嘉慧。